

## 历史影像



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合影。中间外国人为约翰·马吉，坐在马吉左手旁为陈文书。



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、南京红卍字临时急赈联合会全体职员摄影。前排左四为陈文书，前排左十为约翰·马吉，摄于1938年9月23日。



徐楚光与夫人朱晖合影。由徐楚光亲自赠送、陈文书毕生珍藏的徐楚光三张照片之一，摄于1944年南京玄武湖畔。



约翰·拉贝在南京留影。南京大屠杀期间，他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并出任主席。拯救了20多万中国人。

2011年第四期的《南京党史》刊登了一篇《难民的义工 革命者的挚友》的文章，讲述陈文书曲折的人生经历。陈文书与中共地下党人徐楚光的革命友谊被公之于众。

# 陈文书：草根英雄的坎坷路

□ 本报记者 王新蕾 陈巨慧

作为为数不多的南京大屠杀中国救助者之一，陈文书去世整整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，三儿子陈声德时常追忆起父亲这一生：华中师范大学读书、励志社周刊副主编，“中国辛德勒”约翰·拉贝的秘书、中共地下党徐楚光的好友、菜场搬运工……浮浮沉沉，直到1983年，陈文书去世，骨灰撒入玄武湖，随着一泊湖水，仍在浮沉。

## 三次引荐：

### 约翰·马吉是他的伯乐

“陈文书，中国安徽省太湖县人，1908年7月4日生，汉族，虔诚基督徒。  
1913年—1920年 在家读私塾；  
1920年—1923年 安徽省太湖县美以美高等小学 学习；  
1923年—1929年 江西省南昌市豫章中学 学习；  
1929年—1932年 江西省南昌市豫章中学 留校任教；  
1932年—1934年 湖北省武昌华中大学教育系 学习。”

这是陈声德为父亲整理的简历。1934年之前的陈文书，一直浸润在教育氛围中，平稳而有序地学习、工作着。

1934年下半年，陈文书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波折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除研习经史之学以外，知识分子游历东洋西洋、求学求知者，不在少数。1934年夏秋之交，陈文书也争取到了选派至英国留学的名额。

然而，欣喜若狂的陈文书，却被泼了一盆冷水。“在体检的时候，他被意外地查出了肺病，失去了英国留学的难得机会。”陈声德说。时年26岁的陈文书，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，只身到庐山疗养。

就在庐山病房里，他遇到了伯乐——前来探望朋友的约翰·马吉。约翰·马吉(John Magee)，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，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，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南京道胜堂传教。

相同的宗教信仰、类似的教育背景、良好的英语表达，约翰·马吉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。细细交流之后，两人发现，彼此还有更深的缘分——他们都曾受美国圣公会庇佑。1932年至1934年，陈文书一直在华中大学深造，其前身是“文华书院”，由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。面对这位年轻后生，50岁的马吉立刻好感倍增，称呼陈文书为“小校友”。年龄相差整整两旬的马吉与陈文书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1934年至1937年期间，陈文书共得到了马吉的三次引荐。每一次引荐，陈文书的人生，都登上更高的一级阶梯，生命之河也逐渐宽阔而深刻。

1935年，病愈后的陈文书，跟随马吉来到了南京。“马吉知道我父亲的文笔很好，所以在他的介绍下，我父亲进入南京励志社，担任《励志》周刊副主编。”陈声德多次听父亲说起这段历史。

《励志》周刊，于1933年1月创刊，1948年10月终刊，出版时间长达15年之久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生命力比较强的一份期刊，主要撰稿人有大公、大经、谢耀霆、离尘、曼萍等。不料好景不长，半年后陈文书病情复发，不得不辞职。在马吉的安排下，陈文书在江苏省太仓县浏河疗养。

1936年，马吉再次引荐陈文书，介绍他进入南京下关美国和记洋行，从事翻译工作。担任翻译期间，陈文书不仅发挥了英语特长，而且英语水平越来越高，为后来给拉贝做秘书、为菲律宾独立日做“同声传译”，打下了语言基础。

1937年底，南京沦陷，以德国人约翰·拉贝为首，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，马吉第三次推荐了陈文书。“由马吉亲自推荐，父亲进入该机构，担任助理秘书兼事务主任。”陈声德说。

## 三封感谢信：

### 他是约翰·拉贝的秘书

约翰·拉贝(John H.D. Rabe)，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，1909年来中国工作，先后任北京、天津、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。1937年12月13日，日军攻占南京，进行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，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之海。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和外国人身份，拉贝联合十几位外国传教士、金陵大学教授、医生、商人等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，并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。



陈声德幼时与母亲徐淑德合影。(左图)  
陈声德父亲与陈声德的两个哥哥在中山陵合影。



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，是拉贝先生故居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这里是“西门子难民收容所”，共收留了600多个附近居民。就在小粉桥1号院子内，拉贝写下了著名的《拉贝日记》，记录了日军暴行中的500多个惨案。

“一开始，父亲主要是在安全区总部秘书处，负责收取各难民收容所的事态报告、接待来访难民、用中英文记录难民亲身经历等工作，后来他还负责起草各种交涉、抗议、备忘、联络等文稿，并对文献编目存档等。”陈声德说。

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(以下简称拉贝纪念馆)调研组原负责人肖昭华老师介绍，“我们共同努力，查到了他父亲一部分的档案材料。他父亲所讲的南京安全区成立、演变过程、人员编制以及所作的工作，所有的这些和我们调查的是完全一致的。”

在拉贝带领下，安全区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、抗议，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。南京安全区英勇顽强的抗争，使得日军极为恼怒，“南京安全区/难民区国际委员会”被迫更名为“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”。1938年2月，拉贝也被迫离开南京。

1938年2月21日，南京各界人士为拉贝举行了送别会。陈文书等4人，代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、安全区9个区区长和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，起草并署名写下了中英文对照的感谢信。感谢信共有三份，一份呈拉贝先生，另两份报送西门子公司和德国大使馆。经对比认定，感谢信为陈文书手笔，原件仍被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和拉贝的孙子珍藏。

在《拉贝日记》中，我们还能看到这三封信。在给拉贝的信中写道：“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，如有可能，继续在这里工作。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，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。”

在给西门子公司信中写道：“我们恳切请求贵部同意延长拉贝先生留在我们这里的时间，以继续他在这里的工作。拉贝先生在危急时期做的工作，不仅给贵洋行也给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。”

在给德国大使馆的信中写道：“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，请求大使先生将其通报德国政府。”

在给拉贝的信中，署名为“南京安全区各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：J.M.董、沈玉书、许传音、弗朗西斯F.J.陈”，各界人士

纷纷在信中亲笔签名，多达75人，一共有7页，陈文书的中文签名在第5页。其余两封感谢信，署名都为“J.M.董、弗朗西斯F.J.陈、沈玉书、许传音。”

“他的父亲又叫陈斐章，缩写叫做F.J.陈，这个事情我们查了第一版的拉贝日记，再版的，英文的，德文的，都是F.J.陈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，应该是F.Z.陈。”面对这个疑问，肖昭华老师多方打听，联系到西门子公司、拉贝亲友，但都没有进展。“最后，我们找了第一版拉贝日记的翻译。2010年的6月9日，拉贝学术研讨会上，翻译家、作家郑寿康说，按照德文的习惯，都是这样翻的。也就是说，弗朗西斯F.J.陈，就是陈斐章，也就是陈文书的英文名。”

拉贝离开南京后，陈文书一直留在南京救助难民，坚持到1940年8月国际救济委员会机构撤销。

## 三张照片：

### 他是革命者的挚友

“我父亲察觉到徐楚光的抗日革命身份，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帮助他。徐楚光还将自己与妻子的三张合影，送给我父母作纪念。”在陈声德手中，记者看到了这三张已经泛黄、斑驳的老照片，其中写有赠言、签名的一张照片，字迹也变得模糊。

陈声德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三张照片被父亲小心翼翼地缝到被子里，才躲过了劫难，但照片还是受了潮。

在2011年第四期的《南京党史》中，刊登了一篇《难民的义工 革命者的挚友》的文章，讲述陈文书(文中为陈斐章)曲折的人生经历，陈文书与中共地下党人徐楚光的革命友谊被公之于众。

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，徐楚光成功地策反南京汪伪空军周致和等6人驾驶的原汪精卫座机“建国号”起义飞往延安。不幸的是，因叛徒出卖，徐楚光在1947年9月于武汉被捕，1948年10月于南京牺牲。

“1942年，陈斐章陪外宾乘游轮从武汉到南京，独自一人在船尾徘徊远眺。突然，来了一位陌生人与人他攀谈。此人谈锋甚健，他俩也

很投缘，相约抵宁后登门拜访。这位精明强干的陌生人叫徐楚光(此时改名为徐楚狂)。”这就是陈文书与徐楚光相识的场景。在得知陈文书曾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难民后，徐楚光开始将其视为值得信赖的朋友。回到南京后，陈文书“为徐楚光安排住处，这里与自己的住所同一个门牌号，仅一墙之隔，便于掩护和照顾。”

“1944年冬，徐楚光与朱剑平(朱晖)女士订婚，虽然办了只有六人参加的订婚宴，但特邀了陈斐章先生参加，并请他在《订婚证书》上介绍人一栏署名。在徐楚光与陈斐章密切来往的1944年，徐楚光曾将自己与朱剑平的合影照片赠送陈斐章夫妇作纪念，并在照片下方亲笔写上：

文书兄嫂惠存 徐楚光 朱剑平 敬赠  
徐楚光还将自己与朱剑平结婚前的室外照合影、风景照合影2张赠送陈斐章留念。”

而这三张照片，不仅是徐楚光留存于世的稀少照片，更见证了徐楚光与陈文书的革命友谊。不久后，徐楚光西行，双方从此失去联系，但陈文书一直留存这三张照片，对故友念念不忘。

1983年5月，陈文书去世。1983年6月，国家民政部向徐楚光家属颁发了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。1988年7月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，其中设有徐楚光史料陈列和事迹介绍。陈声德这才获知，父亲的好友徐楚光，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杰出的隐蔽战线的英烈。

2010年4月5日，徐楚光情报系统革命英烈悼念活动在南京举行，徐楚光夫人朱晖(朱剑平)、女儿徐定生参加。

“看到这个消息后，我立刻打电话给肖老师。在拉贝纪念馆的帮助下，通过南京电视台、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，我们很快联系上了徐楚光的夫人和女儿，并约定见面。”见面时的场景，陈声德记忆犹新，“4月7日，我们两人终于见上了。看到三张照片，朱晖惊喜万分，认定这就是徐楚光与自己当年的合影，肯定合影上的字迹是徐楚光亲笔。”父亲曾经常跟陈声德提起徐楚光，所以陈声德还说出了徐楚光的一些习惯细节，例如喜欢不时吹吹肩膀上的灰尘等等，都得到了徐楚光家属的认可。

2010年8月15日，徐楚光女儿徐定生在信函中表示，“陈文书先生曾作为父亲的好友，曾为父亲的事业给予的帮助，我们家人会永远铭记在心。”

## 三番寻觅：

### 父与子的人生路

从济南到南京，与陈声德四天的相处中，他提到最多的，就是父亲陈文书。1946年出生的陈声德，一直陪在父亲陈文书身边，直到1983年父亲去世。

“1949年美军顾问团撤离中国大陆，只有一张机票的父亲选择留在大陆，而不是前往台湾。但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生活非常艰难。五十年代时，只能沿街叫卖鱼和蔬菜，可是父亲是个文人没有生意经，屡做屡赔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只能干卖冰棍这种活儿，一天只能赚几毛钱。最难的时候，父母轮流去卖血，一次能卖十几块钱。”陈声德回忆说。

1959年，陈文书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，“父亲被安排去菜市场做搬运工，每天扫马路，晚上回来写材料。父亲的手被打坏了，我就帮他写材料，每天晚上都写到很晚。”提起那段往事，陈声德一度哽咽。

1969年到1979年，陈文书被打发回原籍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“当时我年纪很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我和弟弟跟着父母，在太湖县岔路公社高冲大队前畈小队，接受监督劳动。”陈声德说。

1979年，陈声德与父母终于从太湖回到了南京，但生活也并不轻松，“回来后，我到了南京灯泡厂工作。父亲得了中风，每个月只有二十来块钱的退休费，母亲没有工资，都要靠我们支援。”繁重的家庭压力，让陈声德从来没有心思考虑结婚，直到1983年父亲去世后，陈声德才在姐姐的介绍下，与一位医生结婚，并育有一女。

父亲去世前的三十七年，陈声德一直伴在父亲左右；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，他更是辛勤奔波，欲寻回父亲的那段历史。

2010年元月份，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发出启事，寻找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人参与救助工作的材料。“姐姐看到消息后，马上打电话与拉贝纪念馆取得联系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小姨妈都参加过救助，一家中三口人有参与救助的经历，我们觉得有必要联系。”陈声德说。

父亲陈文书参与南京大屠杀救助的历史，重新被翻了出来。回想起父亲的一生，陈声德有了一个念头，他想重走父亲的路，还原历史的真相。

2010年3月22日至23日，在陈声德申请下，他收到了著名历史学家、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与校友总会的邀请，去华中师范大学查找父亲陈文书的档案。“那天下了倾盆大雨，八十多岁的章开沅冒雨而来，我给他看了照片。他说，照片就是历史，照片就能说明问题，你有权知道你父母所做的一切。”两个小时的面会，让陈声德脑海中中对父亲的印象更加充实起来。

2010年5月21日，陈声德去往父亲曾经就读的南昌豫章中学。“在南昌，我考证到父亲与中共地下党人甘陵的关系，他们是小学、中学同学，是很亲密的朋友。正是在甘陵介绍下，我父亲加入了国民党。”

2010年6月8日，“纪念拉贝逝世六十周年暨国际和平学术研讨会”在南京大学召开，陈声德作为救助者后代参加并发言。

2010年6月中旬，陈声德回到父亲祖籍安徽省太湖县，继续寻找父亲的档案资料。

2011年10月，陈声德来到济南，意外找到了与父母一同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助难民的小姨妈。

2011年10月，拜访小姨妈一家后，陈声德紧接着去了枣庄，寻找辛亥革命志士、外公徐礼和的档案。

2012年12月13日，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，陈声德捐出了曾经跟随母亲的一口铝锅、一套肥皂盒。

走在南京的玄武湖畔，陈声德说出了他的心愿，“父母去世后，按遗嘱，我们将他们的骨灰撒在他们生前最喜欢去的玄武湖，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希望相关部门能为我的父母在玄武湖边立一块碑，纪念南京曾经经历的伤痛。”

“寻寻觅觅”，是陈文书与陈声德两代人的共同经历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陈文书寻觅的，是一条前途之路；六十七年走来，陈声德寻觅的，是父亲走过的路。

采访结束前，记者来到陈声德位于南京紫竹林的家，他拿出女儿陈旒从美国寄来的电子相框，上面循环播放着女儿的照片，那是一个阳光可爱的姑娘。“我父亲的英语非常好，虽然我没能继承，但是我女儿继承了我父亲的天赋。”2008年，陈旒从苏州大学毕业，工作三年后出国留学，现在美国读研深造。不同于父亲和爷爷，陈旒寻觅的，应该是另一条崭新的路，一条通往未来的路。